



花丛「竹」影

◎李斌

万米高空的视频连线

◎宋捷

早就知道国航空客350等航班上可以上网,还能打电话,但一直没有机会体验。早春二月,在东京飞往浦东的航班上,我终于体验了一把云中冲浪的快意。

在万米高空和地面通话,第一个电话打给谁呢?没有第二种选择,当然是给我的白发亲娘。

时间是傍晚6时许。刚吃完晚饭的母亲,接到我从空中和她的视频连线,全然不知道我在云中。

“儿子,你回来了吗?”

“妈妈,我在飞机上给您打电话呢。”

“飞机上还能打电话?你在哄我吧?”

母亲不相信。我把视频镜头调向机舱,对准正推着餐车送餐的空姐。母亲似信非信,电话那头传来她的笑声。

这段有趣的云聊画面,被同行的兄弟视频记录了下来。回家以后,我和母亲一同欣赏了好几遍。

和老太太分享视频,已成为最近两年我们母子见面时的一种乐趣。在生活中碰到一些有趣的事情,尤其是遇到她熟悉的老朋友,我都会用视频记录下来,让对方在镜头前说几句话,回去以后我们娘儿俩再慢慢欣赏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,我和妹妹常带着二老云游四方。妹妹还陪老人去过新西兰和东南亚好几个国家。这两年来,母亲年事渐高,不适宜远游,我便开车载着她和舅舅、姨姨,组团在南通附近转悠,前前后后,慢腾腾、笃悠悠,如今已跑了江南江北10多个名镇。

4位耄耋老人加上我,超过400岁。我将其取名为“四百团”,

曾畅想“江东四百团,结伴下江南”,目标是30个江南小镇,现在看来有点困难了。今年,母亲和大舅都年届九十,他们怕给我添麻烦,不大愿意跟我出去了。

见我有点失落,母亲便鼓励我自己多出去,然后在现场和她视频连线,分享“诗与远方”。我顺着她,今年先后去了越南、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,一边探究全球化下的南通元素,一边寻找母亲感兴趣的话题。不仅如此,我还沿着母亲年轻时旅行的足迹,踏访了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、辽宁、河南、贵州、四川等祖国的山山水水。

说来神奇,在视频连线时,时常会忘却眼前事物的母亲,却还记得往昔的场景。父亲年轻时曾在大连工作过,母亲去探亲时,在海边留下青春的倩影。他们还去青岛看过海。当我把镜头对准老虎滩和八大关时,母亲在视频那端露出羞涩的微笑,宛若一位从不曾老去的少女。

1935年年初出生的母亲是位退休教师,半个世纪教书育人,桃李满天下。早些年,她就养成了每天写日记和整理通讯录的习惯,如今积累了几十年的日记和通讯录,仿佛就是一部编年史,不仅记载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家国情怀,也记录了与她亲近的很多人的生活变迁。令人酸楚的是,与她同时代的同学、同事、亲友,许多都已经离她而去,几乎一大半名字要加上黑框了,那都是我熟悉的叔叔阿姨:殷胜时、方定愚、穆璞、陈步余……

母亲的通讯录有3本,分别是亲友、同事和学生,上面记满了电话号码,后来这些电话号码都有了相

对应的微信名。对于母亲来说,和老友煲个“电话粥”,分享开心有趣的事情,是她最开心的时刻。

最温馨的两个号码,来自蒋美梅和管维珍两位阿姨。20世纪60年代初,她们同在郊区五接桥小学教书。一个甲子的友谊,浓得化不开。两位阿姨比我母亲年轻,更易接受新事物,她们会在视频时教母亲养生,劝母亲多动。有一次,蒋阿姨和我母亲聊着聊着,两人就情不自禁地唱起老歌《红梅花儿开》。还有一次,管阿姨在电话里揭了母亲老底:60年前,母亲收到父亲从大连寄来的情书,常在宿舍里给闺蜜朗读……

因为不再读书看报,和外界交流甚少,加之记忆衰退,母亲在煲“电话粥”时,谈资已不像以前那么丰富,通常都是几句“我想你”“什么时候能够见面”等重复了几十遍的话,但在我和妹妹听来,这仍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。

母亲生活日常中的这些故事生动有趣,时常被我记录下来。从2014年春天写《愉色而养》开始,每到母亲节,我都会写一篇有关母亲的文字。这些文字,几乎都是外出乘飞机时写的。因为在那段短暂真空里,任何外界打扰都被按下暂停键。此时,打开记忆的闸门,任凭母亲那些温馨细腻的画面落在我的笔尖,我的心便被柔软和感恩填满。

于是,万米高空写母亲,成为我的一种写作自觉,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。这个习惯,已持续10年。我祈愿,我还能再写个10年、20年,而我的母亲,永远是这些文字里鲜活的主角。

心窗
片羽紫琅
诗会

时光是一间旅舍

◎贺菁

岸边卖凉皮的母亲刚刚四十岁
她头发乌黑、指甲圆润,有着让我羞惭的大嗓门
仿佛一撮葱花里面
最香最绿的那一朵
而当我踩着飞溅的水花
去村里的塑料厂找母亲
她总是穿着白底粉花的确良

衬衣
亭亭如一枝荷花
平静的河面被机器的轰鸣惊出涟漪
空气里总是充满着橡胶的味道
直到多年以后
我才明白,我已经不能踏入村东头的那条小河了

时间过得真快
年轻的母亲也已经活成了小东仓河里的一朵浪花
小小的
隐隐的
有时会代替我眼角的泪花
在生活的深处
微微,晃动着

在母亲的 目光下读书

◎丁维香

岁月
流金

我们从小到大,母亲最担心的就是子女没出息。母亲总是遗憾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,没有对国家有大的贡献。其实,母亲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,我对读书学习的热情,从一开始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。

母亲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,外公是私塾先生,母亲耳濡目染,虽没正式上过学堂,却能读书写字,这在她那个年龄的人中是凤毛麟角的。我小时候凡有不懂的问题,都可以问母亲;母亲是个书迷,经常看见她捧着一本书倚在灶台旁,在等饭熟的间隙匆匆读上几页。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,正是“文革”后期,社会上还盛行“读书无用论”,虽然读书识字并没有给母亲的人生带来多大改变,但母亲始终认为,不管什么时候人都不能不读书,尤其是女孩子,读书能长见识、明事理。不读书、没学问的人是做不成大事的。我不明白母亲说的大事是什么,但我相信母亲的话。

“文革”结束,国家恢复高考。我家是城镇户口,如果我考不上大学的话,也会被招工进厂,有正式工作,这也是小镇上许多同龄人求之不得的。我文科成绩好,数学很差,估计会拖总分的后腿,觉得考大学有点悬;而且我认为当工人,捧上“铁饭碗”也不错,所以学习上就有点放松了。母亲发现了苗头,骂我:“你就这点出息,做个工人就满足了?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,这点道理都不懂,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!”每晚,劳累一天的她,在油灯下,一边做针线活,一边陪着我看书、做作业。我感觉得到,母亲不时停下手中的针线,注视着我,眼神里透着慈祥、怜爱、期盼的光。

我大学毕业后,当了中学老师,算是有了一点出息。但母亲还时时督促我读书、上进,好好工作,她常对我说:“做老师,不怕读书多。要做个好先生,不能误人子弟。”有一段时间,我下班回家在电脑上打游戏,母亲很生气,说:“有时间不知道读书,打游戏能当饭吃啊!”母亲年纪越来越大,但还是坚持看书、读报,传递给我的信息就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,还在读书学习,你有什么理由浪费光阴。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。

工作之余,我喜欢写点小文章,每有文章登上报刊,母亲比我还高兴。母亲说:“文章上报纸,不是图稿费多少,而是逼着自己多读书多动脑筋。”母亲的教导和期望,很大程度上是我写作的动力。母亲晚年放弃清静的小镇生活,到城里陪我,揽下所有家务活。我下班回家,想帮她做点什么,她都拦着,说:“你上课站一天,去歇歇,看会儿书。”从小到大,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:“你去看书。”

如今我已经退休了,但在读书学习上依然不敢懈怠。虽然母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,但母亲那股殷切的目光还在,时刻提醒我学无止境,不可一日虚度。